

楔子

美國，佛羅里達州，邁阿密海灘—

炎炎盛夏，藍天碧海，沙灘上遊客如織。

湛藍海面，海鷗自在翱翔，幾艘遊艇乘風破浪，捲起一道道翻飛的白色浪花。

忽地，轟的一聲，一艘遊艇引擎故障，冒出陣陣黑煙，隨即船身失控傾斜—

「危險！」大男孩一把拉住弟弟，危急之際，他用身體護住弟弟，自己的右半身猛地撞上遊艇尖銳硬處，右眼及右腿因而劃傷，汨汨鮮血漫入湛藍海面……

七年後—

在美國唸碩士、二十四歲的霍鏡光，利用暑假興高采烈帶著在美國認識、已交往半年的女友回臺灣，打算介紹給父母和大哥認識。

萬萬沒料到，他的女友竟是大哥的準未婚妻！

他大受震撼，即使是在渾然不知情下介入，他仍對大哥感到無比歉疚。

比起心儀女友竟腳踏兩條船所受到的情感傷害，他更在意又一次害大哥受傷。

年少時的那起海上意外，大哥為了救他受了重傷，而在兩年後爺爺的喪禮上，他聽到幾個堂叔伯談話，意外得知一個驚人祕密—

大哥跟他沒有血緣關係？！

父母當年以為不孕，才會領養還在襁褓中的大哥……

幾個旁系長輩在由爺爺建立的久耀企業中也有投資入股，不免對公司的未來議論紛紛，揣想接任公司的父親將來未必會將霍家事業傳承給身為長子的大哥。

大哥雖聰穎優秀，但因意外受傷留下後遺症，更大的隱憂是，大哥並非霍家血脈，他們擔心霍家事業日後落入「外人」手中。

而大哥透過長輩介紹，認識交往的對象是門當戶對的千金女，日後雙方企業聯姻，便能保大哥在久耀的地位不受動搖。

長年在美國的他，尚不知道大哥有一個相親且已交往一段時間的對象，也不清楚背

後還有這層利害關係，而與他交往的對方並不曉得他們原來是兄弟。

他不僅破壞大哥的姻緣，更害大哥失去有力的後盾。

他想退出成全大哥，大哥卻也選擇退讓。

最終，他們瞞著兩方長輩這場三角關係糾葛，大哥與對方也無疾而終。

他因一再害大哥失去重要東西，下定決心，日後不再與大哥爭奪任何事物，尤其是父親的事業，久耀的一切。

第 1 章

週六，晚上七點半——

位於臺北市大安區一間高級餐酒館，正在舉辦一場私人派對。

派對主人是某某企業少東，出席賓客不是上流社會富二代，就是外型豔麗的女模，個個穿著體面，打扮奢華。

一部紅色跑車停下，穿著雅痞的俊美男人推開車門，長腿跨出車外，挺拔身形佇立，抬起手帥氣地一撥斜長瀏海，右手食指甩著車鑰匙，朝大門走去。

他正納悶怎麼沒看到泊車服務生，就看到一名穿著牛仔褲、T恤的年輕女性站在入口處。

「Hello！替我泊車。」他喚了對方一聲，並將車鑰匙拋給她。

對方雖然不是穿服務生制服，但一身樸素模樣，一看就不是來參加派對的賓客，又出現在被包場的餐酒館，那就只有一個可能，她是餐廳的工作人員。

「呃？我不是……」錢晶心愣了下，但仍下意識的伸手接住了車鑰匙。

現年二十七歲的她，因唯一至親外公住在安養院，又生病了，需要更多醫療費，除了正職外，晚上或假日只要有兼差機會，不管什麼工作，她都搶著做。

透過友人介紹，她來這場私人派對打個臨時工，在廚房幫忙處理派對要用的大量食材前置作業，工作才剛結束，她拎著手提包正準備離開。

年約二十八、九歲的俊美男人從皮夾裡掏出一張千元鈔遞向她，微微一笑問道：「會

開車吧？」

原本要拒絕的錢晶心，見對方小費給得大方，立刻點頭笑道：「當然。」

她將高級跑車開往不遠處的特約停車場，徒步返回餐酒館，進入熱鬧奢豪的派對現場尋找方才的客人，要將車鑰匙交還給他。

儘管現場賓客個個盛裝，貴氣逼人，他仍是最顯眼的發光體，她朝他走了過去，看到一名成熟妖冶的女子正在與他攀談。

當她發現他似乎朝自己這裡看過來，便抬起手朝他揮了揮拎著的車鑰匙。

他上前一大步，倏地一把拉住她的手腕，令她嚇了一跳。

接著，他一隻大掌握住她肩頭，將她刻意攬向他身側，朝妖冶女子眨眨眼笑道：「我今晚有女伴了。」

妖冶女子一雙美眸將錢晶心打量一番，有些不屑的撇撇嘴，便轉身去找新的目標搭訕。

「你？」錢晶心正要拍開搭在她左肩頭的大掌，對方已放開了手。

「沒事，走吧。」俊美男人敷衍的朝她擺擺手。

若不是為了擺脫那個糾纏不休、想當他今晚女伴的女人，他也不會隨便抓個服務生來當擋箭牌。

錢晶心錯愕的瞪大眼眸，忍不住在心裡腹誹，她都還沒怪他舉動失禮，他居然急著要趕她走？

她沒好氣的將車鑰匙交給他，無意再跟這個莫名其妙的公子哥多說什麼，轉身便離開。

當她步出餐酒館大門，準備前往公車站搭公車，這才發現掛在手提包上的吊飾不見了。

那個吊飾對她而言非常重要，一定要找回來！

她邊回想是什麼時候遺失的，邊朝停車場慢慢走過去，一路低著頭仔細尋找，可是仍無所獲，只好再次回到派對會場。

「先生。」錢晶心走近背對她的俊美男人，輕拍了下他的背。「抱歉，我有個東西

可能掉在你車上，能不能把車鑰匙借給我？我去找找。」想來想去，只剩這個可能性，而且掉在他車上的機率頗高。

她記得她停好車，拎起放在副駕駛座上的手提包下車時，好像依稀聽到東西掉落的聲音，但因為停車場光線昏幽，她當下也沒多想，以為是自己聽錯了，便關上車門落鎖，想來應該就是那時候掉的吧。

俊美男人回過身，看她一眼，淡淡地道：「不借。」心裡則是想著，他剛才借用她擋去其他女人的糾纏，她竟然反過來搭訕，還用這種蹩腳理由？

「那……」錢晶心也不好強求，從手提包裡拿出紙筆，簡單畫個圖，留下名字和手機號碼，將紙條遞給他，一臉誠懇地道：「如果你在車上看見這個藍色的手工吊飾，麻煩打電話給我，可以約你方便的時間、地點，我再跟你拿回來。」

俊美男人接過她遞過來的便條紙，俊眸淡掃一眼，輕應一聲，沒再多看她一眼，只是又朝她擺擺手。

錢晶心見他這樣的態度，只好轉身先離開，希望他能替她找到失物。

這時，一名男性友人朝他走來，「怎麼？」

「沒事，找我搭訕的。」俊美男人隨口回道。

「今晚沒帶女伴？」友人笑問。

「麻煩。」俊美男人面露一抹無奈。

他目前沒有固定交往的女友，先前每每去派對或夜店，總會帶著不同女伴同行，不免覺得麻煩，沒料到這次單身赴會，一再被女人搭訕，也頗為困擾。

他一直不想回臺灣，希望能長住美國，但礙於父親再三要求，他在一年半前不得不回來，卻又怕被父親賦予公司大任，只能刻意營造只會玩樂、養尊處優的公子哥形象。

久耀企業總公司位在臺北商業中心，一棟九層樓高，還有地下兩層的商業大樓。

久耀企業是以天然橡膠起家，主要從事國際橡膠買賣，由東南亞等國家進出口天然橡膠，及世界產油國家進出口人造橡膠。

之後，陸續與日本多家廠商合作，研發新品，拓展多元化市場，涉足太陽能和生化市場，不斷擴大營運規模，在中國和印尼亦設有關係企業，是臺灣前幾大企業。

久耀企業第二代，也就是現任董事長霍偉城，年逾七十，膝下育有兩子。

長子霍鏡夜，現年三十二歲，一表人才，個性嚴謹，不苟言笑，二十五歲就拿到美國哈佛大學雙碩士學位，回臺灣後因故不需服兵役，直接進入自家公司，先空降副總經理一職，三年後升任總經理。而今，公司泰半事務都是由他全權處理。

次子霍鏡光，現年二十九歲，過去常年待在美國，雖也拿到名校碩士文憑，卻一直留在那裡自由過活，直到一年半前才被迫回臺灣，先服完不到十個月的替代役，接著進入自家公司，空降副總經理職位，但他不管公司事，也鮮少在公司出入。

星期一，上午十點—

錢晶心搭電梯前往九樓總經理室，代主管送文件。

她進入久耀已半年，所屬辦公室位於五樓行政部，身為一般職員的她除了送文件，幾乎沒機會來到公司首腦所在的最高樓層。

她直接前往總經理室，輕敲門板，祕書來開門，她將文件交由祕書轉交給總經理，禮貌地告退。

當她正朝著電梯走去時，在走道看見一抹熟悉身影，她愣了下，連忙叫喚一聲，「先生！」隨即她快步走了過去。

俊美男人轉頭看見是她，不免有些詫異。

「我前天晚上在餐酒館替你泊車，你有在車上找到我掉的吊飾嗎？」她等了兩日，一直沒等到他來電，對遺失的吊飾記掛不已，沒料到會在公司巧遇他。

俊美男人微低頭，打量身高約一六〇出頭，穿著淺色襯衫、深色窄裙、包頭鞋的她，清秀臉蛋只上了淡妝，及肩黑髮沒燙染，樸實拘謹的OL打扮，不免意外她是公司的職員。

難道先前她在餐酒館已經知道他的身分，才會藉機留下失物在他車上，又刻意留電話給他？若真是如此，她的心機也未免太重了。

他實在遇過太多因為他的身分而想攀附他的膚淺女人，實在很難不多想，導致對她

的印象也不太好。

「喔，那個吊飾……」他漫不經心，故作思索。

他是直到今天早上開車出門，才不經意在駕駛座下方看到一個小物品，他撿起來一看，先是納悶，他的跑車內怎麼會有這種突兀的飾物，一個約十公分大小的藍色手縫卡通布偶？

過了一會兒他才想到他曾請自己幫忙找東西，再看一眼髒兮兮又陳舊的小布偶，面露一抹嫌棄。

要將車駛出地下停車場時，他順手將那破舊小玩意丟進停車場的垃圾桶裡。

「有看到吧！果然是掉在你車上，太好了！現在可以還我嗎？」錢晶心大鬆口氣，伸手向他討取。

「丟了。」俊美男人淡淡地回道。

「丟了？！」她瞪眸大驚。「我不是留了電話，請你看到東西一定要通知我，我可以去你方便的地點跟你拿，也沒要求你送過來或寄回來給我，那東西對我很重要，你怎麼能隨便就丟掉？！丟在哪裡？快幫我找回來！」她慌亂又焦慮，對他就是一陣指責。

男人俊眸微眯，對她誇張的反應覺得有些可笑。「不過是一個又髒又醜又幼稚的小布偶，要留東西釣我，好歹也留一只耳環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！」錢晶心無比氣惱。「誰要釣你？把我的東西還來！」

「就說丟了。」他有些嘲諷地道：「妳為了接近我而精心策劃的一切……」

啪一聲，她倏地揚起手，氣怒地揮向他帶著輕蔑神色的臉。

生平第一次，她怒不可遏，衝動出手打人，不僅因為被他羞辱，更因為他隨意丟掉她珍貴的寶貝！

「妳——妳竟敢打我？！」男人一手撫著痛麻的左臉頰，不可置信的瞪著她。

「就算你是副總經理，也不能隨意羞辱人！不是每個女人看到你，都會像蒼蠅看到大便那樣爭著上前沾染！」即使慢半拍猜出他可能的身分，但滿腔怒火的她，實在沒有辦法對他好言好語。

「什麼蒼蠅、大便？」她這是在罵他是……大、大便？！

霍鏡光的臉色倏地變得更難看了，正要開口怒斥她，卻被她搶先一步——

「對你這不知人間疾苦的公子哥，那個小吊飾是不入你的眼，但那又不是給你的東西，你憑什麼隨便丟掉！」她咬咬唇，想到珍惜多年的寶貝就這麼被他丟了，她的心一揪，眼眶不由得泛紅含淚，聲音也多了哽咽，「那個小布偶吊飾……是我媽親手縫的，是我媽留給我的遺物！它在我心中的價值，勝過你那部跑車！你隨意糟蹋別人的寶貝，太差勁、太過分了！」一口氣罵完，她轉過身，悻悻然朝電梯那方快步而去。

霍鏡光怔怔地望著她憤然離去的身影，直到電梯門掩上，將她載離。

母親的遺物……

「嘖！」他伸手爬梳墨髮，揮掉內心那抹歉疚感，而後朝總經理室邁去。

若不是大哥要他今天過來公司一趟，他才不會來。

來到總經理辦公室門外，他佇足，猶疑了下，再度輕嘖一聲，腳跟一旋，朝電梯那方匆匆步去，搭電梯到地下停車場，驅車趕回住處。

那東西……應該還在吧？

走道另一方——

董事長辦公室外，七十一歲的霍偉城悄悄將方才兩人爭吵的情景盡收眼底，微眯起眼，若有所思。

錢晶心回到五樓行政部門辦公室，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座位，心情依舊難過憤慨。

她抓過桌面上的一份資料Key-in，過了好半晌，才稍稍恢復冷靜，不由得對前一刻的狀況心生危機——

那個男人會出現在最高樓層，加上他出色的外型和看起來不到三十歲的年紀，極有可能就是在公司只掛名，她不曾見過的副總經理。

傳言霍二少是個花美男，沒想到性格那麼差勁，但縱使他行徑惡劣，可她一時衝動打了他也不對，要是他向他父親告狀，她的工作也許就不保了……

好不容易能進大公司工作，雖然只是小小的行政人員，但這裡的薪資待遇比過去她待的公司優渥許多，要是失去這份工作，未免可惜。

這時，李課長喚道：「晶心，董事長要妳上去董事長室。」方才接到董事長祕書打來的內線電話，她真的很納悶，無緣無故，董事長怎會召見一個一般小職員？「妳先前送資料去總經理室，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呃？那個……」錢晶心心一驚，她不會真的這麼烏鴉嘴吧！「剛才，遇到副總經理，發生一點小狀況。」她含糊交代完，忐忑不安的前往九樓。

錢晶心首次踏進董事長室，她看了一眼坐在碩大辦公桌後方的大老闆，微低著頭，畢恭畢敬地道：「董事長，我是錢晶心，您找我？」

如果董事長要炒她魷魚，她只能摸摸鼻子，自認倒楣，畢竟這公司是霍家的，她得罪霍二少，想硬待下來也很難。

霍偉城又看一眼電腦螢幕上人事部傳來的她的履歷資料，這才將目光望向她，他開門見山地道：「我打算調動妳的工作。」

錢晶心猛地抬頭看向大老闆，抿抿唇，躊躇了下，她也知道抗辯無用，但還是想替自己說句公道話，「董事長，我因故一時情緒失控，對副總出手是不對，但我不會向副總道歉，除非他能將任意丟掉的東西找回來還我。董事長若是因為這件私事要對我做出懲處，甚至辭退我，我只能認了。」她不過是基層行政人員，董事長要調動她的工作也沒降職空間，看來就是已經決定好要炒了她，只是用比較好聽的說法而已。

「那個巴掌打得好啊！」霍偉城忽地呵呵笑道。

錢晶心瞪大雙眸，無比錯愕。

「副總沒向我打小報告，是我親眼看見妳教訓他，我對妳非常欣賞佩服。」他朝她豎起大拇指。

「咦？」她這下子更是驚詫了，這是什麼樣出人意料的發展？

「我那兒子從小被寵慣了，學成後還放任他在美國自由那麼多年，我三催四請的他才肯回臺灣，但他進公司都大半年了，踏進副總辦公室的次數一雙手就能數完。」霍偉

城嘆口氣，無奈的搖搖頭。「我年紀大了，再這樣放任他下去，不是長久之計。沒想到有人不當他的身分是一回事，敢挑釁教訓他，妳勇氣十足啊！」他再度笑讚，接著對她委以重任，「我打算調派妳當他的助理，替我盯著他，要他收收心，認真做事。」

過去，他和妻子只能對小兒子一再苦口婆心勸說，是該換個方式，讓小兒子有機會成長改變。

「這……」想到要面對那個討人厭的公子哥，錢晶心面有難色，直覺想推拒。

「只要妳願意，我給妳加半薪。」

「加半薪？」聞言，她的雙眼倏地一亮。

「不夠的話，兩倍！」霍偉城更大方。

只要有人能夠讓遊手好閒的小兒子進公司做事，要他多付幾倍薪水都沒問題。

「好！」錢晶心不再猶豫，馬上點頭應諾。

第 2 章

翌日，錢晶心在早上八點五十分到公司，直接前往新的工作地點一九樓的副總經理辦公室。

她輕敲門板，無人回應，她心想裡面一定不會有人，便直接開門走進去。

她看見一張屬於她的新辦公桌，擺在靠近入口的地方。

她將前一天打包的個人辦公用品擺放到抽屜裡和桌面，接著開始清理環境，擦擦桌子、櫃子、沙發和玻璃等。

公司有僱請清潔人員負責打掃每個樓層的辦公室，她只需要簡單做個清理就行。

這間副總專屬辦公室，空間雖然寬敞，但東西不多，碩大的大理石辦公桌，上頭只擺了個三角職稱牌，桌面空蕩蕩的，別說文件夾，連枝筆都沒有，幾個檔案櫃也幾乎是空的，倒是酒櫃裡擺了幾瓶紅酒。

沙發區的沙發組也很新，另一扇門後是個小房間，擺了張加大單人床和一張單人沙發及小圓桌，是休憩所用，還附有浴室。

她深深覺得，這麼舒適方便的辦公空間，竟閒置不用，實在浪費。

整理完，錢晶心再次看向腕錶，九點二十分，副總仍未到，想必他也不可能自己進公司，她只好撥打他的手機，他的手機號碼當然是董事長告訴她的。

手機響了數聲才被接起，一道慵懶低沉的嗓音傳來，「喂……」

「副總，早。我是錢晶心。」她精神抖擻地問候，「我從今天開始擔任你的助理，提醒你上班已經遲到二十分鐘了，請盡快起床盥洗出門。」

「我不進公司，要補眠。」霍鏡光懶洋洋的說完，便結束通話。

錢晶心眯了下眼，正打算再回撥，想到昨天董事長交代，不管用什麼方式，不用怕得罪他，只要能逼他進來公司幾小時就行。

董事長給予她特權，甚至還言明，她可以直接去他的住處將習慣睡到日上三竿的他挖起來。

有了董事長的特赦令，對於要當討厭的他的助理一事，她不僅不覺得為難，還認為能趁機報點私仇倒也挺不錯的。

於是她拿起手提包，離開公司，前往他的住處。

這方—

霍鏡光其實早就起床了，他坐在書房，用筆電視訊跟人在美國的公司經理人韓森已經談了兩小時。

因為某個緣由，在他決定放棄繼承父親的事業後，便立定人生新目標，自創個人事業。

他研究所畢業後仍留在美國數年，表面上是讓家人誤以為他是在那裡逍遙快活，實則他是為了自己的事業努力打拚。

還在唸研究所時，他找了幾個朋友一起出錢投資，買下一間擁有技術專利但因資金周轉出問題的小公司，再將其專利賣給另一間大公司而獲利十倍。

他用賺來的錢再繼續投資，低價收購另一間較具規模的公司，將兩間公司加以整合，短時間內便將瀕臨赤字的公司轉虧為盈。

他不僅關注美國商場，更將目標鎖定在東南亞及印度市場，以先見之明判斷，陸續以低價收購不被看好、甚至已瀕臨破產的公司，經他適當整合後，讓旗下不同產業的公司或工廠，得以相互補短，分別獲利。

他擁有一定獲利後，又買下其他人的股份，讓公司完全成為他的個人事業。

但他必須隱瞞自己擁有經商能力，偽裝廢柴，為讓父親及久耀的股東認為他沒有擔當，將來久耀企業便能全交由大哥接手，他不願再奪走屬於大哥的東西。

他在美國創立的Y.K公司，表面上負責人仍是由當初出資的一位友人掛名，而對外接洽及發言人是交由經理人韓森負責，他也挑選了幾名核心幹部幫忙處理公司事務，但最終決策及真正主導是由他做主。

他回到臺灣後，都是透過視訊或電話聯絡與韓森商談公司大事，但因兩地有時差，他必須利用晚上時間處理自己公司的事務，白天才會睡到日上三竿才起來，不過這樣也好，更容易讓人誤解他是太懶散。

「買下這間印尼WIKI工廠，那裡設備齊全、工資低廉，美國TIV公司產品交由這工廠代工，再透過印度URBAN貿易做銷售。」霍鏡光一改前一刻接錢晶心電話的慵懶嗓音，一臉正色的吩咐道。

經過多次分析討論，他最後做出決定，指示韓森進行接下來的收購計劃。

「是。不過有外商集團也有意要收購WIKI工廠，若出現競爭而抬高價碼，是否考慮改收購另一間工廠？」韓森先詢問備案。

「我相信我算出來的收購金額最有利，也相信你的談判力。」霍鏡光自信一笑。

「我會盡一切所能，不讓Boss失望。」韓森保證道。

「我期待好消息，有任何狀況再與我聯絡。」

霍鏡光剛關掉視訊畫面，電鈴聲突然響起，他不禁愣了下。這時間誰會來找他？

父親在這媲美帝寶等級、一層一戶的豪宅大廈，於同一棟各買了一間給他和大哥，大哥的在十九樓，而他的位於十七樓。

大哥泰半時間都和父母同住在霍家別墅，偶爾才會過來這裡住，而他被叫回臺灣後，為避免被干擾作息，保有絕對自由空間，選擇獨自住在這兒，只有假日才會回家和

家人吃頓飯。

他雖然有不少女伴，但他不曾讓她們來過，所以會來這裡找他的通常只有母親，而母親清楚他晚睡晚起的作息，照理說不會這麼早就來，難道是管理員有什麼事？但用對講機通知不就好了？

他狐疑的步出書房，走到客廳，先看向牆面對講機螢幕，倏地，他錯愕的瞪大雙眼。

是她？！

她怎麼知道他的住處？又怎麼能未經管理員通報，就逕自上來？

又見她抬手繼續狂按電鈴，他猶豫著是否要開門。

再低頭一看自己的衣著，時尚雅痞，帥氣新潮，但此時此刻實在不適合面對突來的不速之客，於是他匆匆走往臥房，邊走邊解衣釦，一進房間，快速脫下襯衫和長褲，抓來一件睡袍隨意套上，接著抓亂一頭原本以髮蠟抓整有型的頭髮。

電鈴聲持續響個不停，他匆匆再返回客廳，走到玄關，開門—

「副總，早。你真的不好叫醒喔！」總算等到他開門，錢晶心笑咪咪的道。

他頭髮凌亂，身上睡袍半敞開，還穿著拖鞋，一看就是剛起床的樣子。

「妳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裡？妳又是怎麼上來的？」霍鏡光微眯起眼，質問道。

這豪宅大廈保全嚴謹，一樓大門外不僅有警衛站崗，大廳櫃臺同時段會有兩、三位管理員一起值班，訪客必須經過登記、出示身分證明，且得到住戶許可才得以以上樓。

「當然是董事長告訴我的，董事長還給我這裡的大門出入及電梯磁卡。董事長出國前交代了，若是打電話叫不醒副總，要我直接上門找人。」她詳細解釋。

「我爸—」霍鏡光訝異又氣惱。父親怎能隨意把他住處的磁卡給一名員工！

「副總放心，若你能自動自發起床到公司上班，我就不需要大費周章的登門叫人。」

為了避免他誤會，她皮笑肉不笑地強調道：「副總也許自認為是萬人迷，但我對副總沒有興趣，更不可能高攀。」

他撇撇嘴，有些煩躁地抓抓頭髮，對於她的突然出現還是很不滿。

「我沒睡飽，今天不進公司。」他刻意打個哈欠，「請回。」說完，他作勢要掩上門板。

錢晶心卻突然伸手擋住門板，「副總若是關門，我就只好繼續按電鈴吵你。」

霍鏡光瞪她一眼，這女人不僅沒將他放在眼裡，還很盧。

他轉身朝客廳走去，直接躺倒在長沙發上，閉上眼睛裝睡。

就算父親給她特權讓她找來他的住處，但只要他要賴不理會，她又能如何？

錢晶心踏進玄關，走到寬敞豪華的客廳，對著他問道：「副總真的想繼續睡？」

「當然。」他閉著眼，側過身背對她。

他也許該回臥房裝睡，但若她厚著臉皮一路跟進去可不妥，他無法容忍一個陌生人踏進他的私人領域，讓她暫時進來客廳已是極限。

「是嗎？那我只好想辦法趕走副總的瞌睡蟲。」錢晶心環顧客廳，走向電視櫃，拿起遙控器開啟，切換到音樂頻道，將音量開到最大聲。

霍鏡光被突來的高分貝聲響嚇到，猛地睜開眼，翻過身瞪著她。「電視關掉！」

震耳欲聾的音樂聲讓她不得不加大音量，「副總還想睡嗎？」

他眉頭一攏，霍地起身，朝她步去，搶過她手中的遙控器，將電視關掉。

「副總起來了，那快去盥洗換衣服，該去公司了。」錢晶心毫不介意他的臉色不好看，催促他快點出門。

其實公司員工上下班都是用打卡的，至於董事長父子三人根本不需要打卡，但董事長為了確認小兒子真的有進公司，交代她的第一階段任務，就是要想辦法讓副總早上進公司簽到。

霍鏡光的怒火漸漸在燃燒。他對她客氣，沒想到她更得寸進尺，看來他只能逼她離開了。

他朝她逼近，她不由自主往後退，直到背貼上靠牆的客廳展示櫃。

她抬眼看他，原本對他的怒氣無動於衷，但此刻兩人靠得這麼近，讓她的心跳有些異常，卻不是因為袒露胸膛、散發著男性氣息的他太性感，而是被眼前大男人體魄籠罩著，讓她心生一抹驚懼。

霍鏡光壓低聲線，故意威嚇道：「妳主動跑來我住處，不擔心自己有危險？」

他對她沒興趣，她更非他的菜，但這是逼她離開最快的方法，也是警告她以後不要

再恣意踏進他住處。

「你……副總想做什麼？」錢晶心張大眼睛瞅著近在咫尺的他，心跳加速。

既然董事長要她親自上門來叫醒他，應該不至於有危險……吧？

霍鏡光一雙手啪地貼上她身後的櫃子，用雙臂將她困住。「妳說呢？」他刻意低下頭，在她耳畔輕吹口氣，挑逗她。

只要能嚇跑她，他不介意被她誤以為是什麼風流色胚，最好她因此害怕他，離他遠遠的。

「你、你……別以為我好欺負！」她狠狠瞪著他，抬起雙手用力朝他胸口推去，想要從被他雙臂困住的危險空間逃脫。

然而霍鏡光不動如山，還刻意朝她挑挑眉，痞痞一笑。

錢晶心為了要再更用力的推開他，背部往後頂著比她個兒還高的展示櫃，但因為動作太激動，擺在最上方的瓷器擺飾被震落。

啪的一聲，瓷器硬生生砸向她，她痛呼一聲，蹲下身，一手撫著額頭。

突來的意外，教霍鏡光嚇了一跳。

他看一眼掉在腳邊碎裂的瓷器，再看著蹲在地上、撫著額頭的她，不免緊張。

「喂，沒事吧？」他彎下身子，想要拉開她的手，看看她是否有受傷。

「別碰我！」她用力揮開他的手臂，大聲喝道，就怕他趁人之危傷害她。

霍鏡光沒料到她的反應這麼大，想要解釋，「我只是……」

「住手！」這時，霍偉城快步走了進來，大聲喝道：「給我離開她！」

聽祕書告訴錢晶心要到小兒子的住處叫醒他進公司，所以他在前往機場時先繞過來，想看看她能不能成功，沒料到會撞見小兒子衣衫不整想欺負她，令他又驚又怒。

「你是喝醉嗎？竟對錢助理亂來！」

「爸，冤枉，我什麼都沒做。」霍鏡光連忙直起身子，舉高雙臂，表示無辜。

蹲在地上的錢晶心這才抬起頭，董事長突然出現讓她有些意外，但也不由得鬆了口氣。

「妳受傷了！發生什麼事？鏡光對妳動粗？好好跟我說清楚，我一定給妳一個公

道。」一見她左額角流血，霍偉城緊張又擔心，連忙掏出手帕先壓住她的傷口。

是他要求她來小兒子的住處叫醒他，若她出事，他難辭其咎。

「副總想騷擾我，害我受傷……」錢晶心站起身，委屈地向董事長告狀。

「喂，妳別含血噴人！」霍鏡光沒好氣地嚷嚷，急著為自己的人格辯駁，「爸，我剛才是鬧她的，我怎麼可能想騷擾她，更不可能傷害女人。剛才是意外，上面那個瓷器掉下來砸到她。」

看到手帕被血濡溼一小片，他內心不免歉疚，她會受傷，他確實也有錯。

霍偉城看看小兒子，再看看錢晶心，雖說他不認為小兒子會對女性胡來，但兩人各說各話，他一時間也難以判斷真相。

「爸，我只是想嚇嚇她，讓她不敢再來我的住處騷擾我，我連她一根手指都沒碰到。」見父親面露懷疑，霍鏡光急著又道：「要說被吃豆腐，也是我吃虧，她可是往我胸口摸了好幾把。」

「你胡說！那是因為……」錢晶心不免尷尬，她是為了推開他，才不是藉故吃他豆腐。

霍偉城見兩人忽然鬥起嘴來，感覺不似真發生什麼不好的事，內心鬆了口氣。

「喂，妳快跟我爸說清楚，我沒對妳做什麼。」霍鏡光要她說重點。

錢晶心見他面露焦慮，一改前一刻對她造成壓迫感的氣勢，不免莞爾。

看樣子，他剛才真的只是故意要嚇她。

「董事長，可能是我反應過度，副總是因為被吵醒有點起床氣，不是真的想欺負我，剛才是意外。」她神色淡定，向董事長澄清。

「真是這樣？」霍偉城微眯起眼，確認問道。

「就是這樣。」霍鏡光向父親堅定的強調道：「她不是我的菜，就算真的送上門，我也不會碰。」

「但她在這裡受傷是事實，你快帶她去醫院好好治療，要是不小心留疤，你得負責。」霍偉城刻意這麼說，心下仍希望錢晶心能牽制得了小兒子。

霍偉城隨即撥電話給王祕書，交代對方隨後到他們去的醫院確認錢晶心傷況，結束

通話後，他又對小兒子叨唸幾句，也要錢晶心放心，並要她放膽盯著副總到公司上班，這才離開，趕往機場，將到大陸出差幾日。

翌日，上午十點，霍鏡光臉色微愠地踏進自己的辦公室。

一個多小時前，仍在睡夢中的他被手機鈴聲吵醒，是錢晶心來電叫他起床進公司報到。

他不想理會，再次申明不進公司。她卻強調若他不起來，只好再到他住處吵他，他只能莫可奈何離開才睡兩小時的床鋪。

昨天她受傷，他在父親交代下帶她去醫院治療，沒想到縫了兩針。

而隨後也到醫院的王祕書不免替她擔憂，說像她這樣年輕又還沒結婚的女孩，若在臉上留疤可就破相了。

他聽了，內心一陣不安，長這麼大，他可沒害女人受過傷，即使是意外，若害她臉上留疤，他真的不知道怎麼賠償。

就因這事，他對她有虧欠，不得不聽從她，勉為其難又進公司。

「副總，早。」見他到來，錢晶心端起職業笑容，起身禮貌問候。「今天雖然也遲到，但有進步。」

他雖板著臉，仍不減一分俊美帥氣，一身名牌雅痞時尚穿著，長瀏海抓整有型，一看就不是來上班的。

不過，她對他亮眼外貌無感，公事公辦，拿起簽到簿，要他先簽名。

他有簽到，就表示人進來公司，就算她完成基本工作，而且只要能達到董事長逐步的要求，她便能得到加倍的薪資酬勞，開心啊！

霍鏡光看一眼她左額角的紗布，內心又一陣歉疚，拿過筆隨意簽個名，遂走往沙發區。

昨天在醫院治療完，她堅持要他跟她回公司，當他一進辦公室，她便拿來簽到簿要他簽名，之後又遞上一疊文件要求他簽署，還申明他父親交代他每天得在辦公室待上三

小時才能離開。

「從副總住處開車到公司不用十五分鐘，那表示副總起床後，盥洗、換衣服需耗費四十分鐘以上，不包括吃早餐，對吧？」錢晶心仔細估算。

「是又如何？」霍鏡光懶懶的睇她一眼，此刻真的頗睏。

「所以，明天我會在八點準時給副總Morning call，副總就能在九點準時進辦公室。」錢晶心笑咪咪強調，但內心卻忍不住OS，他一個大男人盥洗、換衣、梳頭髮，竟要耗費四十分鐘？也太久了。

「妳很閒？去幫我買早餐，沒吃早餐，我沒力氣再簽名。」霍鏡光往長沙發癱躺下來，命令道。

縱使對她過意不去，他還是不想讓她一味占上風，再怎麼說他可是她的上司，有權力指使她。

錢晶心嘀咕兩句，轉身下樓去替他買早餐。

之後看他慢條斯理吃完早餐，她才將一疊前一刻總經理秘書轉交來的文件，交給他簽名。

霍鏡光對父親交代大哥給他的形式工作意興闌珊，漫不經心隨意簽署錢晶心遞上的一份份文件，實則一雙眼快速瞄了下內容。

他忽地一怔。「這裡，預算金額有問題。」手中的鋼筆指向報表上密密麻麻數字的其中一行。

「呃？」錢晶心愣了下，拿過來細看並認真驗算。「真的，這上下加總有誤。」若真的核定過，會造成不少損失。「我這就跟總經理回報，還好副總眼尖。」她不禁稱讚道，她還以為他完全沒看內容，只是隨便簽名而已。

「誤打誤撞瞄到而已。」霍鏡光淡淡的道，心裡卻暗忖著，她可是父親派到他身邊的眼線，若不小心讓她發現他對數字敏銳、對公司事認真，那可不妥。

稍後，錢晶心將他簽完的文件再交回總經理室，並告知其中一點有誤。

霍鏡光聞言，鏡片下的眸光閃爍了下。

弟弟強調不管公司事，但把一堆文件呈到他面前逼他簽署，他不是隨便簽完名交

差，還是有注意內容。

若弟弟真如外在表現耍廢，對經商無能，也不會一眼就看出他刻意放的錯誤。

他暗忖，打算繼續試探弟弟隱藏的能力。

翌日，霍鏡光又頂著睡眠不足的臉進公司。

他竟然真的在早上八點接到錢晶心的Morning call，而他前一晚開視訊會議，忙到凌晨五點半才躺上床，再度被她吵醒，不免氣惱，直接表明了不進公司，怎料她竟然用她的傷威逼他—

副總若不進公司，我就會因失責而感到困擾，只要一煩惱，額頭的傷就又会開始痛，本來我是覺得就算不小心留疤也沒關係，畢竟算是為工作犧牲，但若無法完成董事長的交代，我就會覺得我傷得很不值……

她一逕叨叨地說著，雖聲音輕緩，也沒直言指責他，可聽進他耳裡，令他對害她受傷一事，再度心生負擔，最後不得不妥協。

稍後，他在辦公室跟錢晶心只能大眼瞪小眼，簽完一堆文件，聽她絮絮叨叨報告一些公司重要決策，那也是父親交代她的工作，認為他不會看文件，要她直接唸給他聽，讓他不得不接受。

撐完三小時，結束無聊的折磨，他悻悻然離開她的眼線。

打算返回住處補眠的他，轉而走到總經理辦公室。

他敲了兩下門板，不等裡面的秘書來開門，便逕自推開門，大刺刺地踏進去，繃著臉容走向坐在辦公桌後方、正在辦公的大哥。

「哥，那個女人，幫我弄走。」他對大哥要求道。

這幾日父親人不在公司，公司就數大哥權勢最大，只要能把錢晶心調去做別的工作，她就不會因為失責而向他抱怨，害他因她的傷內疚，不得不順從她的要求進公司待三個小時。

霍鏡光夜略抬眸，鏡片下一雙黑眸望了弟弟一眼，目光又回到電腦螢幕，繼續打企劃

書。

面對弟弟一連串的抱怨，他無動於衷，只淡然表示那是父親的意思，要弟弟去找父親抗議，別打擾他工作。

大哥一副不願插手的態度，霍鏡光只能撇撇嘴，心有不滿的離開。

隔天，霍鏡光進辦公室又簽署一疊錢晶心捧來的文件，量甚至比先前更多。

當他快速翻著，眼尖又發現問題，用筆要圈起來，忽地一怔，抬眼問站在一旁的錢晶心，「這些文件總經理都已經簽核過了？」

先前她提過，總經理祕書每天早上交給她要他也簽署的文件，都是由總經理先批核過的，因他還無心公司事，是以只形式上給他簽個名，讓他做最輕鬆的差事。

而只要他每天能進自己辦公室，簽一些文件，聽她叨唸一些公司事務，那比起過去他平均半個月還進不了公司一趟要可取多了。

這也是身為副總助理的她，初階段要達成的任務。

「嗯。有問題？」錢晶心不解的問。

霍鏡光要她再拿下一份文件，他快速翻過，卻是刻意尋找錯誤，果真又有問題。

他微眯起眼。大哥雖日理萬機，公司泰半事務都要他親自過目，但大哥的個性無比嚴謹，不可能他看過的文件會接二連三出現這麼明顯的錯誤，那只有一個可能——

大哥要藉故試探他，是否真的對公司事完全不放半點心思。

猜出大哥的意圖，他不再挑錯，翻到末頁直接簽名，很快便將一疊文件簽完，讓錢晶心將這堆文件送返總經理室。

錢晶心將文件送回總經理室，原本交給祕書就行，總經理卻要她進去。

「副總沒說什麼？」霍鏡光試探的問道。

「沒。副總全都簽完了，這次簽得比之前還要快。」前面幾份文件他還有稍微翻看一下內容，但接下來他根本不看了，要她直接翻到要他簽名的那一頁。想到什麼，她補充道：「副總好像對某份文件覺得有異，但之後又說沒問題，就接著簽其他文件。」

霍鏡夜沉吟了一下，看樣子弟弟識破他刻意在文件內植入錯誤的用意。

不過，那也表示弟弟不是省油的燈。

以他對弟弟的了解，他並不相信弟弟在美國數年，會真的一事無成，只在玩樂度日。

第 3 章

霍鏡光接連幾日被錢晶心逼著早起進公司報到，因睡眠不足覺得痛苦，加上察覺大哥有意試探，他心警戒備，想著不能再天天到公司，而且還要再加強放蕩形象。

這一天，當錢晶心早上進辦公室，直到九點過後不見上司到來，心想他可能又睡過頭了，便馬上打電話給他，好半晌，手機才被接起—

「喂……」手機那頭，他聲音沙啞，伴著一抹鼻音，一聽就是還在睡。

「副總，早。又睡過頭？已經九點十五分了，快起來盥洗，到公司報到。我五分鐘後再打給你，確認你沒睡回籠覺。」錢晶心客套的提醒道。

之前她早上八點就給他Morning call，是他要求她別再打電話吵他，他會自己起床進公司，見他真的接連兩天準時上班，她勉強答應了。

「我人在公司……辦公室。」霍鏡光懶洋洋地強調。

錢晶心一愣，這才起身，朝休息間的門走去。

她抬手輕敲門板，沒聽到裡面回應，她試著扭轉門把，發現門未鎖，她推開一看，小房間的單人床上一團隆起。

「副總，你昨晚在公司過夜？」她走近床鋪，拉開薄被，倏地一驚。

他修長身軀趴在床上，而且只穿一條內褲，幾近全裸！

撞見他被一條子彈內褲包裹的結實臀部，她臉龐一熱，連忙將薄被再往他身上蓋。

這時，霍鏡光側過身，微張開眼，目光迷離地望著她。

他其實沒宿醉，昨晚也沒喝過量，但刻意在衣服上灑了些酒液，有意在她面前裝醉，讓她看見他糜爛的一面，好去向他大哥和父親打小報告。

他緩緩坐起身，身上蓋著的薄被順勢滑落。

看見他大片裸胸，錢晶心不免更尷尬，她移開視線，瞥見地板一方散落的衣褲，而空氣中隱隱能聞到一股酒味。

「副總，你快點起來去洗個澡，下次你要是再喝醉來這裡過夜，我就用水潑醒你！」她對他語帶警告，轉身要出去。聽說總經理常因加班到半夜而夜宿自己辦公室內，副總卻是因為玩樂喝醉來這裡過夜，未免太不像話。

霍鏡光直接跨下床鋪，只穿條內褲就要步出小房間，她見狀，連忙撿起地上的衣物，上前遞給他。

霍鏡光瞟一眼她捧在雙手中的衣褲，無意接手，而是命令道：「我不穿穿過的衣服，去替我買套新衣褲跟襪子，裡外都要相同品牌。」

他長腿一邁，直接往浴室那方步去。

錢晶心還想說什麼，他已將浴室門板掩上。

不好讓他盥洗完又光著身子，以他大少爺脾氣，肯定不會妥協再穿上這套衣褲，她只好去趟百貨公司替他買一套新的。

當錢晶心拎著兩袋某精品名牌的提袋匆匆返回副總辦公室，霍鏡光也剛好步出了浴室，頭髮溼漉漉，全身都是水珠，下身竟只用一條白色毛巾勉強遮住重點部位。

她看了很尷尬，他不在意展露一副好身材，也得看她是不是想欣賞啊！

她別開眼，將提袋遞向他。

他接過之後轉進浴室，同時交代道：「再去買兩條浴巾、兩條毛巾、洗髮乳、沐浴乳、洗面乳、髮臘……」他一口氣唸出一堆用品，還一一指定品牌。

他沒在辦公室過夜過，更不曾在這附屬的狹小浴室沐浴，裡面連條浴巾都沒有。

聽他交代一堆，錢晶心不覺得那些東西有什麼急迫性，也無意再去替他跑腿。

「光買副總這套衣褲，我的卡就差點刷爆，請副總待會兒就還款，想買什麼，副總下班後再自行去採購。」說完，她走回自己辦公桌後方坐好。

雖說她名義上是他的助理，卻是聽命於董事長和總經理，而在他待滿三小時就提早

下班後，她並未結束一天的工作，會改去祕書室幫忙，那是總經理透過祕書交代的。

稍後，霍鏡光穿戴整齊步出來，頭髮依舊半溼，他往長沙發一屁股坐下，一手刻意揉著額角，眼神放空。

錢晶心見他總算打理好自己，正要抱起辦公桌上一疊要他簽署的文件，卻發現他神色微恙，直覺關心的問道：「副總宿醉很嚴重？」

「嗯。」霍鏡光閉上眼，懶懶的回答，但其實真正原因是睡眠不足。「替我泡兩杯Espresso。」

「醉宿頭痛還喝咖啡，不好吧？」她有些不放心地道，「還是替你泡杯蜂蜜水？」

他微睜開眼瞥她一眼，強調道：「我要喝咖啡。」

「喔，我去泡。你喝了雙倍濃縮咖啡，若頭痛更嚴重，別說我沒好心提醒你。」她撇撇嘴，無意與他爭論，轉身要去茶水間，突地想到什麼，她折返自己的辦公桌，從手提包裡拿出一條摺得方正的棉質小方巾塞給他。「這方巾借副總，把頭髮再稍微擦乾一點，頭髮溼溼的吹冷氣，頭會更痛。」叮嚀完，她這才走了出去。

霍鏡光低頭看著她塞給他的卡通圖案小方巾，不免有些愣住了。

她這是……關心他？

他不在意頭髮半溼，卻不自覺聽從她的建議，攤開棉質方巾，擦拭頭髮。

憋了幾日，總算等到父親出差回來，霍鏡光到父親辦公室，表達抗議。

「爸，那個女人囉唆又難纏，我受不了，快把她弄走。」他刻意面露一抹厭惡。

「我倒覺錢助理很稱職，竟能把無法早起的你天天請進公司。」霍偉城邊翻著王祕書遞來的文件，一臉笑呵呵的道：「我決定給錢助理加薪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霍鏡光感到不可置信，父親到底是站在哪一邊的啊！

霍偉城示意王祕書先離開，朝小兒子蹙眉質問，「只是要求你每天進公司幾個小時，很痛苦？」

「這麼做沒意義。」霍鏡光撇撇嘴。對他來說是浪費時間。

「剛開始也許沒意義，這只是給你適應期。日後，你得正常時間上下班，確實做好副總經理的工作，替你哥分擔責任。」霍偉城對小兒子嚴肅叮嚀。他最大的心願，就是兩個兒子能同心協力，一起承接霍家事業。

小兒子並非蠢材，他腦袋聰明，會玩會唸書，否則也拿不到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文憑。

可不知為何，他後來性格轉變，畢業後不肯回來接觸他的事業，留在美國只好玩樂也不工作，即使被他叫回臺灣，仍沒收斂玩性，甚至過得更糜爛，令他一直很頭痛。

「我說過，不想進公司，更不想當什麼副總，公司有爸跟哥就夠了。」霍鏡光說得任性。

就算他們逼他，他也不會真的管事，久耀企業就是屬於大哥一個人的。

「要你一天只進公司三小時確實太短，明天開始，改為五小時，你得參與公司大小會議，之後就是八小時正常上班時間。」霍偉城做了決定。

「爸！」霍鏡光再度抗議。

「你知道你哥一天工作幾小時嗎？」他對日子過得太輕鬆的小兒子數落起來，心下也有些擔心工作太過度的大兒子的身體狀況。

霍鏡光聽完父親一番叨唸後，沒好氣的離開。

霍鏡光在住處與Y.K公司幾名核心幹部及韓森一起開視訊會議討論公司要事，直到清晨六點半才結束。

他沒時間睡覺，不久便出門到久耀報到，且被逼著進會議室，聽著各部門冗長的報告，令他忍不住打瞌睡。

「錢助理。」霍偉城叫喚也進跟會議室的錢晶心。

一聽到董事長叫人，正在報告上一季財務報表的陳經理頓住。

霍偉城朝站在大型投影布幕前的陳經理擺擺手。「繼續。」接著向走到他身側的錢晶心耳語交代，要她叫醒低頭打盹的副總。

錢晶心領命走回霍鏡光身旁，低聲道：「副總，開會中請專心。」見他閉著眼沒回應，她輕推了下他的肩膀。「副總。」內心腹誹，開會中，他竟然睡死了。

霍鏡光張開眼，淡淡的瞟了她一眼。他並沒有真的睡著，只是很睏，閉上眼休息，也不想理會她，誰知道她堅持要叫醒他。

好吧，即使他不能睡，那就只好滑手機，就是不能讓其他人以為他認真參與會議。

見狀，錢晶心伸手過去，打算沒收他的手機。

這時，手機震動了下，有個訊息進來，教神色慵懶的他，忽地目光炯亮。

霍鏡光倏地起身，無視一群人仍在開會中，逕自離席，匆匆步出會議室。

幹部們見狀，內心對毫不重視會議的副總不免腹誹，幾名也參與會議的霍家旁系股東長輩，更是皺起眉頭，對他散漫行徑交頭接耳議論。

霍偉城一陣氣惱，忙對錢晶心指示，要她務必將他再帶回來，就算他無心參與會議，也得逼他全程旁聽，直到會議結束。

錢晶心連忙追了出去，卻不曉得他人去哪裡了，只好到處找。

不多久，她在這樓層走道另一方的轉角找到他，而他正在講手機，聲音比平常要低沉幾分，而且還是用英文，還有，他如此嚴肅正經的樣子讓她覺得很陌生。

她朝他走近，他發現她，轉個方向，再沉聲交代幾句便斷線。

「副總跟誰講電話？很緊急？」

「沒什麼，約我晚上跑趴的朋友。」霍鏡光朝她打哈哈，俊容頓時多了一抹痞樣，與方才認真的神情截然不同。

「跟對方講英文？」她狐疑問道。

「喔，ABC都愛講英文。」霍鏡光隨口搪塞，他一群酒肉朋友多是ABC，但為了避免她不小心聽到不該聽的，他試探的問道：「妳英文程度如何？」

「不太好欸，回覆公司的英文信還可以，聽力不佳，講太快或太專業就聽不懂。」

錢晶心笑笑的如實回道。

「那就好。」聽她這麼說，他放心了。

「哪裡好？我很羨慕英文能力強的人，但我很努力學，也很認真背單字，還是差強

人意。」

「所以妳是追出來找我聊英文能力？」他好笑反問。

「董事長要你回會議室，請尊重開會的幹部和股東，你這副總開會打瞌睡，還滑手機已經很不可取，居然又半途離席講私人電話。」錢晶心開始叨唸著他的種種不是。

「知道了，我回去。」霍鏡光刻意以小指掏掏耳朵。「聽妳嘮叨，比聽枯燥冗長的各部門報告還煩人。」他腳跟一旋，朝會議室方向步去。

錢晶心朝他的背影扮了個鬼臉，隨即跟上他，一起返回會議室。

不過方才他一臉嚴肅講手機那幕，仍令她有些在意。

霍鏡光如今被父親逼著一週至少三天要在公司待八小時，其餘時間才讓他自由。

他向父親抗議無效，錢晶心更是對他緊迫盯人，他要是早退，便會被她奪命連環Call。

不過，所謂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，既然要聽父親的話，多多待在公司，他決定把他的個人辦公室弄得更舒適一點。

一方面也是因為被迫調整作息，他只能將部分自己公司的事改為白天處理，可是有時又不得不熬夜聯絡美國那邊的事務，隔天還必須早起趕來公司太累人，他晚上在辦公室過夜的機率定會增加。

辦公室內的小房間僅有單人床，雖是加大尺寸，但比起他睡的King size狹窄許多，一個翻身就差點翻下床，所以他上網訂購了一張大床，把原本的換掉，又訂一個單門原木衣櫃，吊掛幾件換洗衣物，因空間限制，他將小房間裡的單人沙發和小圓桌移出來。

他在較寬敞的辦公空間變動陳設，用不到的資料櫃移走兩、三個，改訂其他家具擺放，原本擺大辦公桌的地方變成吧臺桌，辦公桌挪到一旁去，甚至連冰箱都出現了！

沙發區放一組高級音響，加裝一面大尺寸液晶電視牆，而這電視牆實則被拿來與電腦連線，在半夜跟Y.K公司核心幹部視訊開會。

他刻意將個人辦公室空間，布置得跟住處的客廳相仿。

狹窄浴室裡，新的置物架上擺放瓶瓶罐罐清潔用品，除洗髮精、沐浴乳、洗面乳、

髮蠟等，還有數瓶男性保養品。

「副總現在是打算把辦公室當飯店度假？」

錢晶心一進辦公室，看到這樣的改變，不免傻眼，才短短兩日，他已把副總辦公室弄得像飯店房間似的，而且還是高級商務套房，再說了，雖然他今天比她早到公司，但她實在無法稱讚他，因為不用想也知道他肯定前一晚又睡在這裡。

這會兒，霍鏡光斜躺在長沙發上，身上還穿著白色睡袍，一手拿著遙控器，切換電視頻道。

「妳來了。替我買早餐。」他慵懶的說道，假裝才剛睡醒。

「副總，你未免太囂張，是不是因為董事長跟總經理各自出差都不在，你就藉機大興土木？」錢晶心看不過去的指責道。

昨天她下班前，又陸續有大件包裹送達，甚至有家具行工人出入，今天就看見新安裝的窗簾和燈飾，想必另一扇門後的小房間也增添了不少新布置。

「我是副總，有本事囂張。」霍鏡光刻意挑了下眉，說得傲嬌，隨即忍不住抱怨道：「說到大興土木，我倒很想改裝浴室，弄個乾溼分離，更想整間打掉重新拓寬浴室空間，這裡附屬的浴室太狹窄，超不方便。」

即使他個人辦公室坪數不算小，但休息的小房間和浴室的空間不大，遠遠比不上自己豪宅公寓舒適。

他抬手看了下腕錶，又道：「先去替我買早餐。」

錢晶心撇撇嘴，悶聲問道：「副總想吃什麼？」不知不覺，替他買早餐也變成她這個助理的工作之一。

霍鏡光掏出手機，滑幾下，開始點餐，「一杯星巴克熱焦糖瑪奇朵、一個岩漿巧克力蛋糕，Mister Donut的抹茶卡士達法蘭奇、雙層巧克力多拿滋、蜜糖巧克力波堤。」

「蛤？」聽完，她實在很錯愕。

她以為只是像之前那樣到附近的連鎖早餐店替他買個漢堡、三明治就行，沒想到他還指名不同店家，而且……這是早餐嗎？

「副總早餐都吃這麼甜膩？」她很懷疑地問道。

之前他會要求她幫他煮咖啡，這層樓的茶水間有蒸氣咖啡機和頂級咖啡豆，他都喝Espresso，怎麼今天指名喝外面的，口味還改變這麼大？

「有點低血糖，想吃甜食。」他一手支額，故意有氣無力地回道。

錢晶心想了想，建議道：「這兩間店離公司最近的分店也都有點遠，而且是不同方向。要不，我買其他家的甜點？」若是去他指定的店買他指定的東西，來回可能要花一個小時，但低血糖不是得盡快進食嗎？

「我不吃雜牌。」霍鏡光刻意強調，「不用趕時間，妳搭計程車去，我付帳。」雖因故要她離開一段時間，但他也不希望她太奔波。

她本想拒絕他這不合理的要求，又聽他說道—

「要是吃不到我想吃的，我今天沒力氣簽名。」

錢晶心咕噥兩句，只能替他跑腿。

待她一離開，霍鏡光霍地起身，匆匆脫下睡袍，而裡面早已穿著整齊衣褲。

他從茶几下方拿出在錢晶心面前用來玩線上遊戲的平板，開視訊等韓森上線。

「Boss，繼續？」當他一上線，那頭的韓森早已在等候他。

先前兩人開完會，由他先處理一些事宜，稍晚再向Boss回報，Boss表示要先應付九點進來辦公室的錢晶心，找理由讓她先離開，才好繼續談正事。

「嗯，那邊聯絡得怎麼樣？」霍鏡光一改前一刻面對錢晶心的慵懶，一本正經地道。

韓森向他交代先前幾件收購案的進度及其他細節，兩人繼續商討。

一小時後，錢晶心拎著霍鏡光指定的咖啡和甜點返回辦公室，就看見已穿戴整齊的上司斜躺在長沙發上，手持平板玩線上遊戲。

她忍不住翻了個白眼，沒好氣地道：「喏，副總的甜膩膩早餐送來了。吃完早餐，開始工作。」

霍鏡光坐起身，打開兩個紙袋，看一眼內容物，說道：「我突然不想喝焦糖瑪奇朵了，妳幫我煮杯Espresso。」

「欸？你是故意整人嗎？！」錢晶心不禁怒瞪他一眼。她身體有些不舒服，還替他大老遠跑腿，他竟然說不想喝了？！

「沒有，只是突然味覺又變回來了。替我煮杯Espresso，這杯請妳喝。」他笑咪咪的拿起外帶咖啡杯遞給她。

他刻意點這甜膩膩的熱咖啡，本來就是打算給她喝的。

錢晶心不是很能適應他反覆無常的行為，但卻自然伸手接過他遞來的熱咖啡，她是真的很想喝一口甜甜的熱飲。

「甜甜圈我吃抹茶這個就好，其他的妳替我解決。」霍鏡光指指Mister Donut的紙袋說道。他刻意點巧克力口味，也是要給她吃的。

為了讓她離開辦公室一段時間，方便他跟韓森再談正事，他才故意挑選有點距離的兩間店讓她出去買東西。

他並不是想吃甜點，但既然要她去買，索性買適合她目前身體狀況的口味。

「呃？」錢晶心因他的話又是一怔。他特地要她買這些，最後就只要一個抹茶甜甜圈？

「妳想吃巧克力吧？」他脫口問道。

昨天他不經意看見她吃止痛藥，他要她若是不舒服，就請病假去看醫生，她卻表示無大礙，只是生理期來了，之後他又看見她從包包拿出巧克力吃。

錢晶心聽了更感錯愕，難不成他是藉故要買給她吃的？

可是他有這麼善解人意、溫柔體貼嗎？

「不想吃就丟了吧。」霍鏡光從皮夾裡掏出一張千元鈔交給她，闊氣的說道：「不用找。」

錢晶心前一刻才對他有些改觀，下一刻又因他大爺的態度心生感冒，他這個人啊，實在很難捉摸。

接下來幾日，霍鏡光直接以公司為家。

每天快速簽完一堆不看的文件，再聽她口頭陳述，而開會時間被她逼著進會議室旁

聽，他不是發呆就是閉眼小憩蒙混過去，其他時間則在辦公室耍廢，上網玩遊戲、購物，或躺在長沙發看影片，又或者叫餐廳外送一堆高級料理，配著高級紅酒，悠閒得不得了。

他白天刻意在錢晶心及父親眼皮子底下廢得徹底，面對父親再次指責叨唸，他充耳不聞，表示有按照父親規定的時間，人乖乖待在辦公室。

他要讓父親知道，即使逼他人留在公司，他依然對公司的事漫不經心，相信再過一陣子，父親就會明白這麼做對他沒作用，放棄再逼他每天進公司「坐牢」。

但真相卻是他常假裝上網購物或玩遊戲，實則另開視窗，邊跟韓森傳訊息，處理個人公司事務。

當錢晶心一靠近，他忙切換網頁，隨意訂購網路人氣美食，而若要打電話跟韓森詳談或視訊，他就會要求錢晶心外出替他買東西。

他透過網路訂的美食或錢晶心外出買回來的食物，他往往只吃一小部分，其他全交由她解決，甚至一些餅乾零食都還沒拆封，他就說不想吃了，要她帶回去。

今天，錢晶心又接到從樓下總機那裡轉上來的電話，說有副總的包裹，她只好下去領。

等她回到辦公室，她又忍不住叨唸道：「副總閒閒沒事也不要一直亂買東西。」她實在看不慣他這樣亂花錢。

「那包裹是給妳的。」霍鏡光看著她拎進來的包裹說道。

「我沒缺東西。」錢晶心白他一眼，沒好氣地道。

他不只訂網路人氣美食，也會逛網路商場，亂買一些他根本用不到的東西，後來他根本只是拆開來隨便看兩眼，就轉送給她，而那些東西對她沒什麼實用性，只能又轉送給別人。

霍鏡光上前拿過她拎的包裹，拆開來確認商品無誤後，他將裝著數條除疤藥品的紙盒交給她，說道：「這是去疤凝膠跟藥膏，有德國製、美國製跟日本製，妳試試哪種有效。」

「呃？」錢晶心不免錯愕。

他比了比她的左額角，傷口已經拆線，留下不到一公分的粉紅色細痕，令他每每看

著仍很介意。

「要是沒效，妳可以去做醫美除疤，費用我會支付。」他一臉正經地強調。

她怔怔的看著他。他不提，她都忘了額角的傷，雖然縫了兩針，但復原情況良好，拆線後只剩下一點點細痕，並不顯眼，不久應該就看不出來了，而他居然因為這樣買了這麼多條除疤藥品，雖然她嘴上碎唸著他太誇張，可心頭卻漫上一絲暖意。

「對了，這要還妳。」霍鏡光走到辦公桌後方，拉開抽屜，拿出一個小飾物遞給她。

原本再見到她就打算還她，卻因為被她一再逼著進公司心生不滿，才會故意一直拖延。

「這……你不是丟了嗎？」錢晶心一看到這個藍色小布偶吊飾，心兒猛地一陣撼動。

「以為丟了，但還在。」霍鏡光說得含糊。

打死他也不會坦承真相，為了撿回這個小吊飾，大少爺的他辛苦翻了兩個大型垃圾桶，這真是他人生中最窘的一件事。

「太好了！」她將失而復得的寶貝吊飾緊握在手心，無比感動寬慰。

見狀，霍鏡光內心一陣釋懷。他應該早點把東西還給她的。